

理论探讨

论《内经》的因时之序与因天之序

江 幼 李*

主题词 《内经》 昼夜节律 @ 因时之序

《内经》在探索健康与疾病,人与自然的奥秘时提出了因时之序的思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又说:“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因时之序,就是认为春夏秋冬四时气序在健康与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体生命活动的一切变化与四时气序的变化是同步的,所谓“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当然,时序包括了日序、月序、季序、年序等不同时间、时期所呈现的节律性。因时之序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人体气血阴阳脏腑经络明显带有时序的特征,体现人与天地相应思想。例如脉有四时脉,即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冬脉如营;色有四时色,即春色苍、夏色赤、秋色白、冬色黑;五脏应四时,则春脏肝、夏脏心、长夏脏脾、秋脏肺、冬脏肾。四时病脏,则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夏病在心,俞在胸胁;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冬病在肾,俞在腰股等等。用四时阴阳来归类藏象,认识疾病,以及用于诊疗。其二是不仅认为四时与人体相应,而且认为生命活动要服从四时之序的规律,否则即会为病。因时之序既是四时之序在时间季节上揭示出的有序性,又是人体生命活动有序性的反映,因而“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因时之序”的例证还很多。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人体阳气随昼夜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谓:“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灵枢·营卫生会》也论述了人体阴阳气血随昼夜阴阳的变化而变化,载:“日中而阳陇为重阳,夜半而阴陇为重阴。……夜半为阴陇,夜半后面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现代研究表明人的体温以夜半熟睡时最低,醒来后缓慢上升,而以午时和下午为最高,而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也以清晨较夜间为高。我们在肥胖病的控食治疗研究中发现,凡以夜间进食,进餐后睡眠者体重增加迅速,从而得出尤须控制晚餐摄入量,以及用餐后不宜入睡的依时控食治疗方案,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清人郑钦安曾指出人身元阳,从子时起渐渐而盛,至午则渐渐而衰,如日之运行不息。明人薛立斋善用六味地黄丸滋阴,而强调应在入夜时用药,皆深知人体阴阳气血具有时日节律的特征。

除了日节律以外,人体阴阳气血同样存在着月节律与年节律,与时相应。以女子月经而论,一月一行,称为月信,亦如海水有潮汐之象。潮汐与月的盈虚相关,而人体气血也与月的盈虚相关。《灵枢·岁露》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有人调查了京、穗地区大专院校女大学生的月经周期,发现月经周期多出现于朔望日的朔日附近,而排卵期则多在望日附近,与《内经》揭示的人体气血呈月节律的论断相一致。

《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四时之序,逆从之变异也”。指出时序亦关系着疾病的诊疗与预后。已故著名中医岳美中生前曾谈及运用脉反

*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北京海淀区西苑(100091)

收稿日期:1995-12-15

四时的理论断人生死的事。患者吴某,患癆瘵宿疾,病重延岳老诊治,并询及预后。岳老根据患者出现攒尖脉,年久体虚,病势重危,时在二月,而断其将死于春分日卯时,后果如其言。仔细分析,癆瘵为肺疾,应于秋,脉应以显浮、毛,如毛之象为佳。今见攒尖脉,攒尖之势火,属无根之洪数脉,应于夏,而凡病在肺者,甚于夏,此属脉不应时。春分日为一年中昼夜阴阳平分之日,卯时为一日中阴阳交替之时,人体阴阳气血贵在和调,当日时处于阴阳相平、昼夜平分之时,天之阴阳即当转化,而人体阴阳亦当随之转化,若病势重危,失去和调能力,当此阴阳转化之际,无力调节阴阳平衡,故一有不测,即应于该时。所以《内经》作者强调“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脉反四时及不间藏,曰难已”。

仅仅承认人体阴阳气血与日月相应,具有时序的规律性,还不是《内经》“因时之序”的全部内容。序,指次序、有序。有序化正是现代协同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协同导致有序。仍以四时阴阳为例,孤立地看四时,春季的特点是春温春生,夏季的特点是夏热夏长,秋季的特点是秋凉秋收,冬季的特点是冬寒冬藏,每一季都构不成协同论中的有序。只有四季相互影响,作为自组织系统,这才构成有序,才是《内经》说的“因时之序”。这才有春生之后即是夏长,春生不好影响夏长,所谓“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如果违逆春气则影响少阳不生,肝气内变,引起人体一系列的病理变化。所以中医学主张按照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来养生,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否则悖逆时序规律,冬不藏精,春必温病。再以四时脉象而论,《内经》不仅强调四时各有主脉,而且指出应从四时的整体动态渐变过程中,去把握四时脉象。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天地之变,阴阳相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用今天的话来说,四时脉并

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整体动态渐变过程,是一个有序化结构。因此,《素问·至真要大论》重申“《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这对于过去仅片面认为春弦、夏钩、秋毛、冬石是四时脉象特征来说,是在四时整体有序结构上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只有符合这种有序,由弦到钩、毛、石、弦的有序性,人体才健康不病,反之即为疾病。所以同是春脉,除了“中规”外,也要分孟春、仲春、季春,而有沉中渐弦、如弦、弦中渐数之别,反此则病。

《内经》作者除了揭示四时阴阳呈现的有序化以外,还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揭示“天道”的运行规律上,并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与之相联系,明确提出“因天之序”的重要思想。什么是“因天之序”?这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指三阴三阳之次序,亦即火、燥、寒、风、热、湿六气变化规律。《素问·六微旨大论》一开始就十分感叹天道的莫测,而希望弄清天道规律:“呜呼远哉!天之道也,如迎浮云,若视深渊,视深渊尚可测,迎浮云莫知其极。夫子数言谨奉天道,余闻而藏之,心私异之,不知其所谓也。愿夫子溢志尽言其事,令终不灭,久而不绝,天之道可得闻乎”?接着提出“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随之进一步讨论“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于是阐述天道之序是:“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并且指出三阴三阳与六气的上下标本关系是:“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至于气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者,则符合

天序为顺为应,不符合天序为逆为病。《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历法,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分为六步,每步“六十度而有奇”,从甲子岁起,依初之气,余二三四五终气次至,而有六气推演,谨候其时,气可与期。以至后世三阴三阳六经辨证,推源其本,亦渊于人与天地相应之“因天之序”。其二是指在诊治中要注意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时气之浮沉,从而掌握天序而不犯天忌。因为人体阴阳气血与日月星辰、四时八正的变化有同步效应。如天温日明,气血易泻易行;天寒日阴,气血凝泣;月始生,则气血始生始行;月郭满,则气血也随之满实;月郭空,则气血亦虚;知四时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气所在;知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避之等等。这就是《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说:“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因天之序,盛虚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必须“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才能收到桴鼓相应的治疗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协同论中的有序,是就各个子系统一旦形成一个大系统之后,整个系统在总体上出现新的运动规律——整体有序化而言,是就各个子系统相对于整个系统的无序状态而言。有序与无序处于对立统一体中,有序化是各个子系统之间协同作用所产生的自组织行为,因而在宏观上系统便出现了一定的有序结构和功能。《内经》中的有序,完全具有协同论的有序化特点。

例如人体是一个大系统,五脏六腑器官组织则是构成人体的子系统。以心而论,作为人体的一个子系统,它还表现不出人体系统的有序化。换言之,心只是心,还不是整个人体中的心,不具有人体系统的有序结构和功能。而人体这个大系统中,心就不再是孤立的心,是与整个人体息息相关的心,有着完全不同于作为个体时的新的运动规律。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明出于心,心就

已不仅仅是作为人体血液循环的泵了。“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心外荣色,心外合脉,这是心与相应组织器官的联系及其功能。心由肾所制约,则是符合人体系统中五行生克的有序性。不仅如此,联系到人体系统与外环的有序性,心还与方位的南方、季节的夏季、六气的暑、五官的舌、五液的汗、五色的赤、五味的苦、五志的喜、五运的火、一日的日中等等,有着同行纵向的联系,又与其他四脏四行有着横向的联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用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心这一孤立的实体,与用系统的方法去研究心这一活体,在本质上有多么的不同。

如果我们把眼界扩大一步,把人放在天地自然界这一大系统中来考虑,就会不断探索、发现、接近整个宇宙呈现的有序性,而这就是又一次质的突变。

《素问·缪刺论》说:“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痛数”。指出“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所谓以月死生为数,就是月初一日一痛,初二日二痛,渐多之,至十五日十五。十六日则十四痛,渐少之。显然针刺痛数与月的圆缺,与地球的自转、公转息息相关。这里把日、地、月运行规律所形成的阴阳、寒暑、潮汐等变化与人体经脉经气盛衰的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这种大系统的有序性,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应该说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中医学中的深刻反映。无怪《内经》要反复强调“因时之序”、“因天之序”所揭示的人与自然内在的有序性了。

提供空心胶囊

产品型号(胃溶)0[#]装量 0.3g~0.5g; 1[#]装量 0.1g~0.3g; 2[#]装量 0.1g 以下)

价格:135 元/万粒(含邮资)。

需要者请汇款至浙江新昌越州制药有限公司 潘炎锋收,邮编:312560,电话:(0575)6060338,9086676。款到三日内发货,如有质量问题及数量不足厂方负责。请写清收货地址。